

洪秀全歷史演義



洪秀全歷史演義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洪秀全歷史演義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發行

(揚州市鳳凰橋街 24-6 號)

金壇市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 × 1092 1/32

印張: 14

1998 年 1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1 - 2000 冊

定價: 21.00 圓

SGBH 7 - 60101 - 299 - 2 / I · 36

洪秀全演義新序

盛大的聖誕節過去了，瘋狂的笑顏也將在歡快的人的臉上消失。

據說，耶穌是上帝的兒子，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們中國的那位上帝的兒子，耶穌的兄弟「洪秀全」了。——同是上帝之嗣，一個留下了如此無限崇偉的影響，一個却被毀謗譴責到現在，這實是件有些神祕的很耐人尋味的事，也許在兩者間真有所謂正邪之別罷？

大凡「正」的總會得到人的信仰尊敬擁護，「邪」的照例要受攻訐或被加上一個叛逆的罪名。所以無論誰人都想做正的而不願做邪的。就是明知自己不正，惟恐被人說是邪，也一定要向人宣傳，自命爲正，正來掩飾邪。再說歷代英雄的鬥爭，不論正或邪，都要殺人人，却偏毒恨邪的，讚美正的，且勝利也必然往往屬於正者之流。噫，正之高貴也可知矣！

自知是邪的，固然要用正來掩飾，但也有自命爲正，而人偏說他是邪的；這在歷史上可找出不知多少證明來。——奸雄曹孟德是邪的，他自知無論怎樣辯白也不能被人認爲正了，所以在沒法中祇得借「獻帝」的正來用，於是便幹了那「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但曹操的邪却始終未曾能洗滌。因此這「借正」的方法，便成了「笨」方法。（而且，這方法還有些強迫的意味。）可是方法雖笨，却也儘可給後代人模仿，聽說就是目前還有些人正在用這方法，並且還得到了相當的成功（？）因爲用了這方法後，的確使得到了別人的信仰尊敬和擁護。

再有一點奇妙的，就是有時正的竟會變成邪的，而邪的也會變成正的，譬如「正」的真命天子，後來會

給人罵是「邪」的昏君；李世民朱元璋輩，先前都是邪的叛演，入後俱成正流。所以洪秀全若能成功而登「金鑾寶殿」，安知其不能被尊爲正呢？

邪的有時會變成正，我們又何必泥於彼；正的既也會變邪，我們當然也不必厚於此。若是邪而「借正」的，雖能欺人於一時，但這曹操式的笨方法是終究要失敗的！

其實正與邪都非天賦的，自己稱爲正，旁人不察也從而正之，於是他便是正了！至於邪呢，也沒標準，祇要同正相反，便是邪，並且有些邪，還是由於所謂正者的反宣傳所造成的。如果邪者自命爲正，那末真的正者在他看來也是邪的了——正與邪僅如是而已！

洪秀全演義序

演義之萌芽，蓋遠起于戰國。今觀晚周諸子說上世故事，多根本經典，而以己意飾增，或言或事，率多數倍。若六韜之出于太公，則演其事者也。若素問之託于岐伯，則演其言者也。演言者，宋明諸儒因之爲大學衍義，演事者，則小說家之能事。根據舊史，觀其會通，察其情僞，推己意以明古人之用心，而附之以街談巷議，亦使田家婦子知有秦漢至今，帝王師相之業，不然則中夏齊民之不知故國，將與印度同列。然則演事者雖多稗傳，而存古之功亦大矣。禹山世次郎作洪秀全演義，蓋比物斯志者也。余維滿洲入踞中國全土，且三百年，自鄭氏亡而僞業定，其間非無故家遺民，推刃致果，然不能聲罪以彰討伐，虜未大創，旋踵即仆。微洪王則三才毀而九法斁，洪王起于三七之際，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圖籍十二年，旂施所至，執訊獲醜，十有六省，功雖不就，亦雁行于明祖。其時朝政雖粗略未具，而人物方略多可觀者。若石達開林啓榮李秀成之徒，方之徐達常遇春，常有過之。虜廷官書雖載，既非翔實，盜增主人，又時以惡言相詆。近時始有蒐集故事爲太平天國戰史者，文辭駿驟，庶足以發潛德之幽光，然非里巷細人所識。夫國家種族之事，聞者愈多，則興起者愈廣。諸葛武侯岳鄂王事，牧猪奴皆知之。正賴演義爲之宣昭，令開次郎爲此其遺事，既得之故老，文亦適俗，自茲以往，余知尊念洪王者，當與尊念岳葛二公相等。昔人有言，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洪王朽矣，亦思復有洪王作也。丙午九月，章炳麟序。

例言

凡讀書者，須明作此書者之用意。讀孔氏書，須知其排貴族專制政體；讀孟氏書，當知其排君主專制政體；故太史公憤時嫉俗，于游俠諸傳，特地著神。顧三代後作書者之眼光，孰知史遷陳涉列爲世家，項羽編爲本紀，真能掃成王敗寇之腐說，爲英雄生色者。是書即本此意，以演洪王大事，讀者不可不知。

是書有提要處，全在書法。司馬光書五代事，次第書五代紀元，而各國紀元單列其下，蓋彼已成獨立體段，不能媚于一尊，而稱爲僞爲匪爲逆也。惟是書全從種族着想，故書法以天國紀元爲首，與通鑑不同。

或謂耐庵水滸傳，獨罪宋江，是滅厥渠魁之意，豈其然乎？則何以罪宋江，而不罪晁蓋？蓋也不知耐庵之罪宋江者，罪其外，示謙讓，內懷奸狡，圖作寨主耳。若洪王則實力從國家種族思想下手，故是書亦與水滸傳不同。或問列國志西遊記，其題目何如？答曰：皆非好題目也。列國人物事體太多，筆下難于轉動；西遊又太無地脚，只是逐段捏掇出來耳。惟是書全寫實事，又簡而易賅，題目既好，則筆墨材料，當綽有餘裕。

是書有數大段，足見洪朝人物之具爲豪傑者。君臣以兄弟相稱，則舉國皆同胞，而上下皆平等也。奉教傳道，有崇拜宗教之感情；開錄女科，有男女平權之體段。遣使通商，有中外交通之思想；政行必行會議，有立憲議院之體裁。此等眼光，固非清國諸臣所及，亦不在歐美諸政治家及外交家之下。

是書以洪楊二人爲首，然楊秀清不及也。洪王深明種族大義，奈人心錮閉，故其始祇以暴官狠差爲藉口，直至入湖以後，人心漸開，遂伸出民族之理，一往不變。若東王楊秀清，祇具一帝王思想耳。故無東王，則洪朝事不易成，以其家擁巨貲也。亦無東王，則洪朝事不易敗，以其徒覬覦大位也。後有作者，可爲殷鑒！

或謂洪王之敗，卽種族覆亡，一由于王位過多，已無統屬。實由于所得之地，尺寸不捨，故滿人能分百路游擊以擾之。洪朝疲于奔命，至林鳳翔歿後，遂不暇北上。此讀是書者所當太息。亦此後當視爲前車者也。

洪朝之敗，實敗于揚秀清。以其覬覦大位，遂開互殺之謀，致能員漸散，後人加以淫孽之詞，謂其競爭女色所致。厚誣英雄，當下拔舌地獄。

書中李秀成，是古今來第一流人物，其身歷安危，民心不變，其得人也勝似武侯。出奇制勝，用兵如神，其行軍也勝似韓信。幾歷艱劫，軍糧不絕，其籌餉也勝似蕭何。其優待降將，禮葬敵國亡臣，豁達大度，古未曾有。真合清國曾左胡李僧勝諸人而不能望其肩背者也。至以一身生死，係國家存亡，則姜維王彥章以後，惟有此公耳。石達開自是上上人物，以一介書生，擲筆卽爲名將，縱橫數省，當者莫懼其鋒，其勇猛如是。却能雍容儒雅，詩章却敵，真有儒將風流。

林啓榮自是上上人物，九江當省數之衝，獨能堅守孤城，斷敵國交通之路，時歷數年，身經百戰，矯然不移。卽古之良將，何以過之。

林鳳翔是上上人物，以老將神威，所向無敵，統三十六軍，自揚州而山東，而安徽，而河南，而山西，而直隸，直搗北京，歷古用兵，未見有如是之銳者。然卒令功敗垂成，就義以歿，讀者當爲惜之。

演義中如列國兩漢三國隋唐人才之盛極矣。然錢江馮雲山之料敵決勝，陳玉成李開芳、古文元李、世賢、章昌、鍾蕭朝貴之驍勇善戰，黃文金之百折不回，皆一時之奇彥。人才濟濟，比諸前時演義中人，常有過之無不及也。然事卒不成，或亦非戰之罪歟？

尋常說部，皆有今局在胸，然後藉材料以實其中。如建屋焉，磚瓦木石俱備，皆從圖底間架而成。若此書則全從

實事上搬演得來；蓋先留下許多事實，以成是書者，故能俯拾即是，皆成文章。

是有詳叙法，如賺楊秀清起義，當時許多委曲，自然費許多筆墨，若賺石達開舉義，則一弄即成，毫不費力。蓋石達開人格高出秀清之上，自然開聲相應。

是書有欲合仍離法，爲卷首卽寫錢江，然必待洪王起後始與同軍。此十數回中，應令讀者想望錢先生不置。及其一出，又令讀者另換一副精神。

是書上半截寫洪仁發却好，後半截却不好也。蓋仁發爲受和受采之人，初時何等天真爛漫，其後殆不知矣。得毋觀楊秀清之舉動，有以變其心志耶？

讀此書如讀三國演義，錢江、馮雲山、李秀成三人，猶徐庶、武侯、姜維也。雲山早來先死，則如徐庶早來先去也。錢江中來先去，如武侯中來先死。若以一身支危局，則秀成與姜維同也。觀金陵之失，視綿竹之降，當同一般盛情者矣。

讀此書勝似讀史記，史記以文運事，是書以事成文。蓋以文運事，卽史公高才，仍有苦處。今以事成文，到處落花流水，無不自然。

或曰錢江與范增同乎？答曰：不同。范增不知其主，又仕非其國，復不知機，其運則同。若錢江之智之才之志，皆非范增所及也。

或曰李秀成、王彥章、姜維皆能以一身生死爲一國存亡，其英雄中之同道歟？答曰：不同。蓋亦有得君之專，得人

之深，與其權謀，其志量秀成之爲秀成，亦非姜維、王彥章之所及也。

古其見地又在武侯錢江之下。

新式點標 洪秀全演義上冊目錄

新序

序

例言

第一回	穆彰阿惑主害青宮	錢東平訪賢遊幕府	一	一
第二回	會深山羣英結大義	遊督幕智士釋豪商	一	一
第三回	發伊犁錢東平充軍	入廣西洪秀全傳道	六	一二
第四回	鬧教堂巧遇胡以晃	論嘉禾計賺楊秀清	一二	一九
第五回	楊秀清初進團練局	洪秀全失陷桂平牢	一九	二五
第六回	羅大綱叛依拜上帝	章昌輝乘醉殺婆娘	二五	三〇
第七回	章昌輝義釋洪秀全	馮雲山聯合保良會	三〇	三九
第八回	馮雲山夜走貴縣	洪秀全起義金田	三九	四六
第九回	劫知縣智窮石達開	渡斜口計斬烏蘭泰	四六	五二
第十回	洪仁發誤走張嘉祥	錢東平重會胡元煒	五二	五九
第十一回	蕭朝貴計劫梧州關	馮雲山盡節全州道	五九	六七
第十二回	洪秀全議棄桂林郡	錢東平智敗向提台	六七	七六

第十三回	張國梁背義加官	賽尙阿單騎逃命	八五——九一
第十四回	李秀成百騎下柳郡	石達開傳檄震湖南	九一——九九
第十五回	胡林翼冷笑擲兵書	曾國藩運官輿團練	九九——一〇五
第十六回	洪宜嬌痛哭蕭朝貴	饒東平大破曾國藩	一〇五——一二
第十七回	彭玉麟恤情贈軍餉	郭嵩焘獻策創水師	一二——二〇
第十八回	左宗棠應聘入撫衙	洪天王改元續漢統	二〇——二六
第十九回	封王位洪秀全拒諫	火漢陽曾天養應兵	二六——三二
第二十回	向榮大戰武昌城	饒江獨進與王策	三二——四〇
第二十一回	洪天王開科修制度	湯總兵絕命賦詩詞	四〇——五〇
第二十二回	向榮怒斥陸建瀛	饒江計斬蔣文慶	五〇——五七
第二十三回	勇鮑超獨救江忠源	智饒江夜賺吳觀察	五七——六二
第二十四回	蕭王妃奪旆饒江城	洪秀全定鼎金陵郡	六三——七三
第二十五回	李秀成平定南康城	楊秀清敗走武昌府	七三——八二
第二十六回	攻岳州智劫胡林翼	入廬郡賺斬江忠源	八二——八八
第二十七回	李秀成兩奪漢陽城	林鳳翔大戰揚州府	八九——九五
第二十八回	林鳳翔夜奪揚州府	韋昌輝怒殺楊秀清	九六——一〇三
第二十九回	饒東平揮淚送翼王	林鳳翔定計取淮郡	一〇四——一二二

新式標點 洪秀全演義下冊目錄

第三十回	石達開詩退曾國藩	李秀成計破胡林翼	一——八
第三十一回	章昌輝刎頸答錢江	李鴻章單騎謁曾帥	八——一五
第三十二回	譚紹洸敗走武昌城	錢東平遁跡峨嵋嶺	一五——二三
第三十三回	李秀成一計下江蘇	林鳳翔十日平九郡	二三——二九
第三十四回	林鳳翔大破訥丞相	李開芳再奪衛輝城	二九——三五
第三十五回	李秀成出師鐵淮郡	林鳳翔敗走陷天津	三五——四二
第三十六回	完大節三將歸神	拔九江天王用武	四二——五一
第三十七回	陳英王平定九江地	劉麗川智取上海城	五一——五六
第三十八回	取銅城陳其芒慶兵	奉朝旨左宗棠拜將	五六——六三
第三十九回	向軍門敗死丹陽城	胡林翼窺復武昌城	六三——七二
第四十回	羅澤南走死興國州	羅大綱夜奪揚州府	七二——八〇
第四十一回	李忠王定計復武昌	陳玉成棄財破勝保	八〇——八七
第四十二回	守六合溫紹原盡忠	戰許灣鮑春霖奏捷	八七——九九
第四十三回	金陵城大開男女科	李秀成義葬王巡撫	九九——一一〇
第四十四回	張國梁投歿丹陽河	周天受戰死甯國府	一一〇——一二〇

第四十五回	陳玉成六戰斬水河	楊制台敗走黃梅縣	一二〇——一二九
第四十六回	李秀成義釋趙景賢	林啓榮大破塔齊布	一二九——一三六
第四十七回	曾國藩會與五路兵	林啓榮盡節九江府	一三六——一五一
第四十八回	龍虎戰大破陳玉成	官胡兵會收武昌府	一五一——一六五
第四十九回	救九江曾國萃出身	戰三河李續賓殞命	一六五——一七八
第五十回	戰桐城忠王却鮑超	下浦口玉成破勝保	一七八——一八七
第五十一回	何信義議獻江蘇城	石達開大戰衡州府	一八七——一九五
第五十二回	李孟羣戰死廬州城	左宗棠報捷浮梁縣	一九五——二〇四
第五十三回	雷正瑄密札訪錢江	楊輔清匿兵破慶瑞	二〇四——二一一
第五十四回	破曾軍魏超成陷廣信	降勝保李昭壽獻滁州	二一一——二二〇

新式
標點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一回 穆彰阿惑主害青宮 錢東平訪賢遊幕府

詩曰：漢家正統自英雄，百戰如何轉眼空？憑弔金陵天子氣，啼痕猶洒杜鵑紅！

話說天下治亂之機，自三代而後，異族憑陵中國，已非一日。漢高斬蛇起義，六年間摧倒嬴秦，奠定基業。四百年後，魏晉十六國蹂躪西北一帶，傳至六朝，始得唐高掃除梟獍，漢家種族重見光明。及五代年間，異族互相割據，把中原土地瓜分魚爛，雖得宋太祖洗淨蠻氛，不料百年來金人入寇，僅得南渡半壁偏安。未幾蒙古承宋室，顛弱人主神州，禮義冠裳從此毀滅。猶幸胡虜無百年之運，果然明太祖崛起草莽，光復中國，傳至二百餘年，那些賣國之徒，如吳三桂、洪承疇等輩，或開門揖盜，或迎降新主，便把好端端的二萬里河山，奉送他人手裏去。這皇漢的帝位，就讓滿洲人種做起來了。自從順治入關，歷至道光時代，這百年來五傳皇帝，倒知得繼承祖宗基業，把專制漢族同胞的法度，却布得鉄桶相似。那時雖有熱心志士謀復祖國，却無從下手。不料道光晚年，上下溺于晏安，外國紛紛侵伐，以至朝政日非，滿人家事遂不可問矣。話休煩絮，且說道光登位，至二十年來，外患漸漸吃緊起來。這時寵任一位丞相，姓穆名彰阿，這人本是個宗室人氏，專一攬權結黨，把門生故吏布滿朝廷，性又嗜殺。常說道：「古人說的『辟以止辟』，是很有道理的，不是這樣，怎能殺威挾下民？」以故他管理刑部時，殺人倒不下萬數。當時童謠說：「生不見穆相，彰阿死不見五殿閣羅。」這兩句話，京中倒傳作一般佳話了。大小官吏，那個不曉得他的兇狠？只是一般趨炎附勢的，那敢個道他長短？一句話來，單說那道光皇帝駕下

一個太子，單諱一個璉字，生得面如冠玉，唇若塗硃，品格純良，性情聰敏。看見穆彰阿的舉動，早有七分不快，只礙父皇臉上，也不敢認真發作。那日合當有事，太子璉却在宮門散步，正見穆彰阿獨自進宮來，太子便立在宮門，要看穆相怎生區處。穆彰阿見了太子，本不欲再進宮門，欲退步又恐像個怪僻的行徑，只得趨行幾步，向太子屈着半膝兒，請個大安。太子說道：「不勞丞相這般禮數，但身居掌輔，宰執鈞衡，苟能顧念國家，是萬幸了！」穆相本是個乖覺的人，聽太子說到這話，已猜着幾分用意，只是怎能發作忙的改顏謝罪。那太子也沒得可說，忙讓開幾步，穆彰阿便進宮裏來，肚子裏懷着鬼胎，被太子搶白幾句，如何忍得，恨不得中傷太子，好拔了眼前釘刺。當下見了道光皇帝，請了一個安，故意露出滿臉愁容。道光皇帝看了這樣，便問道：「看卿家臉上，似十分納悶了，可不是軍機裏面有了意外事情嗎？」穆相答道：「仗陛下神聖，四海安甯，那有意外？只心裏橫着一點下情，臣昧死不敢奏知陛下。」道光皇帝笑道：「這又奇了，朕與卿乃是魚水君臣，那話說不出有話只管說便是。」那穆相聽了，忙跪下，假意哭着奏道：「臣該萬死，自從那日見太子在宮外游蕩，老臣已迴避，不敢說別的話，只後來又見着了數次，試想太子正位青宮，常常出外游蕩，成個什麼體統？老臣念陛下恩眷隆重，顧不得嫌疑，曾勸諫了幾句，怎想太子便懷着恨，嘗說道：『不除了老臣，誓不甘休。』方才在宮門見了老臣，早把老臣罵了一頓。陛下試想，若臣何敢和天子作對？就請納還冠履，容老臣解職回旗罷了。」那道光皇帝聽罷，正是無明火起三千丈，大罵道：「逆子如此無禮，朕倒有主意了！卿家且起來坐地。」穆相連連便謝恩，站起來，道光皇帝又說道：「卿的委曲，朕已知道，今且放心，休作辭職的話了！」穆相又再謝恩，復說些閑話，便辭出宮來。道光皇帝立刻傳太子璉入宮問話，那太子聞得父皇宣召，急忙進來。只見道光皇帝怒猶未息，臉上帶了二分紅，三分青，五分黑。太子摸不着頭腦，戰戰兢兢的前行數步，請安後，正欲有言，只見道光帝喝了一聲罵道：「你却幹得

好事。」太子急謝道：「兒幹了什麼事？望父皇明白教訓！」道光帝道：「你可省得常常私出宮門外游蕩，被禮部相勸諫了幾會，你便銜恨起來，爲着一己私意，倒要謀害一個大臣，是什麼原故？」太子聽到這話，早猜着九分，便奏道：「那有此事？只是兒見穆相欺君罔上，擅國專權，方才在宮門責他幾句，是真的。」說猶未了，道光帝越加忿怒，因平時把穆相作個柱石良臣，十分寵幸的，今見太子說他欺君罔上，擅國專權八個字，如何忍得住？登時憤火中燒，立起來飛起一脚，那脚不高不低，恰踢在膀胱上下，那太子「唉喲」一聲，眼兒反了，面兒白了，氣兒喘了，喉兒响了，身兒浮了，脚兒軟了，仰身倒在地下，眼兒是沒了！原來道光帝平時在宮裏，終日練習拳棒的，這回飛脚，等閒的也近他不得！那太子本是個青春年少，體魄未堅，怎捱得住？以故登時一命嗚呼。道光帝急用手在太子胸前一按，覺得冰也似的，沒點氣息，心上倒有點悔意，奈已死不能復生，只暗地裏洒幾點淚。又付道：「好端端的一個太子，把來踢死，怕天下臣民知道，也不好看。」急急命宮人埋斂，不許聲張。只道太子暴病死去的，好歹掩住臣民耳目。還虧那太子生身皇后，早經亡過，再沒有人說別的話。越日便降了一道諭旨，說出無數哀痛的話，賜太子一個廟諱，喚做端慧兩個字。自古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京中大小官員，都知道太子死得無端，紛紛議論。加之軍機衙門緊靠內廷，宮監常常穿插，你言我語，便把踢死太子的原故洩出來。那些軍機衙門裏知道，獨自礙著穆相，也不敢說出，只是退值之後，對着家人，少不免拿着新聞一般來談論。一傳十，十傳百，果然數日間，那踢死太子的一點消息，京中上上下下，倒傳遍了。都說道：「好端端的太子，把來踢死，這還了得！」況且京城中人沒一個不怨恨穆相的，那裏禁得民間口舌？還不免多加幾句。初時猶是京裏紛紛傳說，漸漸十八省內，都知道這一點事了。這時便僱出一位英雄，這人姓錢名江，表字東平，本貫浙江省歸安人氏。少失怙恃，依其叔父錢閔作生活。錢江五歲，叔父教他上學，聰穎非常，九歲下筆成文，兼有舌辯，賓客滿座，無有